

汇集考古成果 讲述文明故事——故宫博物院考古类展览综述

李怀玉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华文明的守护者、文明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策划实施了包括“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等在内的多项考古类专题展览，汇集了丰富考古成果，讲述灿烂文明故事，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从遗址到展厅，跨越时空的有益尝试

考古类专题展览的举办将久远的文明，突破地域和年代的限制，把考古成果、文明信息、遗址情况等有机整合到博物馆的展厅之中，有效化解了遗址范围广、年代长、信息大、专业性强、类型复杂等知识传播、展示的方式、观众易获取的叙事，辅以形式设计从而完整传递给观众。在地理上，实现了“故事”发生地由出土地或遗址到展厅的空间转换。将大面积的遗址或发掘地通过主题叙事合理“搬进”展厅，实现了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解决了遗址范围广与如何有效解读遗址的矛盾，同时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既解决了所在城市与遗址间的地理隔阂，又解决了零散信息无法集中有效展示的问题。在时间上，将历史久远且时代跨度大的文明“故事”呈现到眼前。出土器物结合研究成果的系统性专题展示拉近了观众与久远的文明“故事”之间的时间距离，通过展览语言的转化，将千百年前的历史图景变为观众触手可及的展览信息，完成了遥远文明“故事”到当下零距离展示的转变，实现了展览展示的初衷和文化传播普及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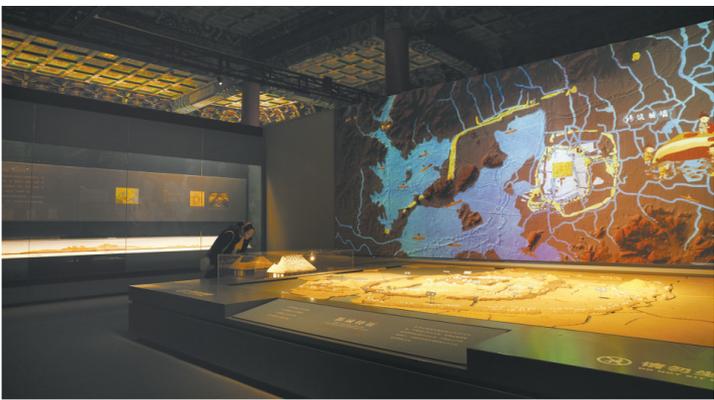
作为一座由六百余年的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群辟为馆舍的博物馆，其馆舍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文化遗产，从考古发掘到文化遗产地，展览更具文化影响意义。2015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了16场考古遗址类专题展览。2019年7月，“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通过武英殿和东、西配殿的展览分布，汇集了全国9个省市17家文博单位的260件(组)馆藏珍品，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首次隆重亮相。展览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期到明清时期，贯穿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武英殿，通过“神王之国”“文明传承”等四个部分，完整、系统地反映良渚文明的

早期国家特征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科学、全面地诠释良渚文明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贡献和独特作用。在东、西配殿，则以展示考古研究和保护申遗内容为主，通过展览这一时空转换的媒介带领观众走近五千年前的中国早期文明。

活化成果展示，用文化资源讲好文明故事

考古成果展在筹备过程中，往往面临观众很难从剥离发掘环境的出土器物中知晓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与价值这一问题，故而在此类展览的筹办中，特别需要在编写、研读、转化展览大纲的过程中考虑展览形式上的呈现方式，要根据遗址的发掘信息、历史环境、研究成果等，梳理展览的逻辑线索，提炼、还原、架构出土文物的空间呈现方式，为观众的参观与获取信息提供空间语言。

凌家滩遗址作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是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遗存、关键节点、关键区域，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例证。2024年12月，“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厅开幕，该展集凌家滩遗址历年来出土玉器完整地合璧展出。在呈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展厅一瞥

现实效果表达上，展览以“考古探方”为视觉母题，将探方的方格结构转化为展陈基础构型，呼应遗址发掘现场，从视觉上拉近观众与考古第一现场的距离；在设计表达上，强化了考古探索氛围，同时又创设了“隐喻文物”，如“多宝阁”中的珍宝等伏笔；在空间呈现上，根据文华殿“工”字形建筑格局而形成的连廊，在南北两端以典型器物的前后呼应，同时用宽幅遗址图景、遗址区演示沙盘、数字展示手段等配合展柜内器物展示，形成柜内与柜外、器物与环境、整体与结构等在内的“完整”的展示要素集合，辅以文物的立体展示形式，将“问天究源”“斧钺圣权”等六个单元的内容有机结合，既实现了基于内在功能联系的清晰表达，也避免了出土器物与发掘地的割裂，同时规避了同质化展示所带来的审美疲劳。

美美与共，用展览语言呈现文明互鉴

2016年10月，“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在故宫博物院举办，来自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埃及、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等多个国家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博物馆学者围绕“世界古代文明遗产领域交流合作的规划与前景”等议题进行对话。论坛上共同发起的旨在促进人类文明保护与发展的《太和宣言》提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人类创造丰富多彩的文明，它们交往融合，延绵发展，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化遗迹，构成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我们提议，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框架内，文明古国可以率先合作起来，通过举办文物交流展览以及其他相关活动，迈出传承古国文明的坚定步伐，促成文明古国之间建立起通物的交流渠道。”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于2017年3月17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东雁翅楼展厅开幕。阿富汗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多姿的古代文明。中阿两国交往历史悠久，汉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即到达了此地，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更是密切了两国的交往。1978年，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代黄金制品，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7年，被称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此次展览精选231件(套)来自异域的珍贵藏品，向观众展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阿富汗历史风貌。通过展览，观众不仅能够赏析奇珍异宝，领略丝路文化，更能深入了解阿富汗的历史与文化。

数字技术赋能，穿越古文明之旅

主动融入数字技术发展新领域，不断探索“数字+”的展示模式，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考古成果展示，将原本枯燥、堆叠、单调的考古类展览，借助数字技术导演为一场既“叫好”又“叫座”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2024年1月，“埃尔奥拉：阿拉伯半岛的奇迹绿洲展”在午门城楼西侧的西雁翅楼展厅开展。展览以沙特阿拉伯西北部城市埃尔奥拉七千年来人类繁衍生息的故事为主线。埃尔奥拉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西北1100公里处，是一处坐落于一望无际的沙漠环境中的山谷绿洲。该地留下了自公元前5200年来的众多考古遗址，如新石器时期建造的穆斯塔提拉、古代阿拉伯半岛北部诸王国中的德丹王国和利哈亚尼王国遗址、纳巴泰王国与罗马帝国时期的黑格拉古城、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古尔赫遗址、埃尔奥拉老城等。如何将七千年来人类繁衍生息的故事浓缩在狭小的展厅内呈现给观众？数字展示技术的运用解决了这一难题。展厅内设计搭建了覆盖顶包围式多媒体播放空间以及在固定式展柜穿插设置多媒体播放终端，结合230余件珍贵文物，构建出“文物展示+数字多媒体呈现+柜外文物展示”的多位一体、动静结合的展览空间，展现埃尔奥拉壮丽的沙漠河谷绿洲景观，展示其繁荣悠久的历史文。

陈列展览是故宫博物院这座百年博物馆，发挥其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要实践途径。考古类专题展览作为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展示悠久文明实证、讲述灿烂文明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



“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展厅一瞥

中小博物馆原创临时展览的策划探讨

周力

“我们没什么东西，没办法做原临时展览”是很多中小博物馆面临原创策展策划时的感慨，策划具有本馆特色并用于国际交流的实物展览是中小馆在博物馆事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难点。众多已成功实施的临时展览可为中小馆策划原创临时展览提供思路，通过对部分博物馆实际案例的归类分析，或可以找到适合本馆的策展思路。

有馆藏优势的中小馆原创临时展览的策划

馆藏文物丰富、考古成果众多以及民族地区博物馆在原创临时展览的策划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利用基本陈列。在基本陈列的基础上举办临时展览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如山西大同市博物馆“西京印迹——大同辽金元文物展”、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楚雄历史文化展”以及江西鹰潭市博物馆“龙虎天下绝——鹰潭市博物馆对外交流特展”等都是基本陈列的基础上推出的交流展；围绕重大历史事件成立的纪念馆以及名人故居纪念馆、博物馆以基本陈列为基础推出的临时展览更是普遍，如云南保山市博物馆“中国抗日战争中印缅战场滇缅抗战史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历史展”、湖北武汉市中山舰纪念馆、博物馆以基本陈列为基础推出的临时展览更是普遍，如云南保山市博物馆“中国抗日战争中印缅战场滇缅抗战史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历史展”、湖北武汉市中山舰纪念馆“舰证中山魂——孙中山与中山舰事迹展”“战舰重生——中山舰水下考古成果展”、山东孔子博物馆“孔子文化展”以及浙江杭州名人馆推出的“魏晋风骨——章太炎的精神世界文物展”“一位特殊的杭州名人——司徒雷登1946文物展”等。

利用特色藏品。依托馆藏特色文物资源，提炼主题，重新策划举办临时展览在各级博物馆中是普遍的现象，如安徽淮北市博物馆“石之韵——汉画像石拓片展”、福建三明市博物馆“锁之韵——三明市博物馆馆藏锁具展”以及浙江江山市博物馆“新中国经典电影海报展”等。

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三要素：展品 空间 观众

王越

随着我国博物馆的数量的持续增长，博物馆陈列展览种类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根据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数量从2012年的3866家增长至6833家，全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教育活动38万余场、接待观众12.9亿人次，博物馆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博物馆陈列展览作为藏品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和媒介，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展品、空间、观众三要素，并将三者更加有效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以此来呈现出精品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界不断思考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研究表明，当今博物馆学界普遍认为博物馆陈列展览是阐释主题内容发展演变的知识体系和信息体系，即时间属性；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博物馆陈列展览是经设计、创造、加工的艺术衍生品形式，即空间属性；有学者则认为，博物馆陈列展览是基于教育与欣赏的目的，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对展品时空形式的创造，所产生的具有鲜明而容易觉察的关联性的展项合成，为参观者构建的具有情感性、目的性、虚拟性的特殊时空形态。

诚然，博物馆陈列展览可以构建出特定的知识体系或信息体系以起到教育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在有限的空间内将展品与空间以艺术的形式外结合并完美呈现，迎合观众追求美、善、美的心理诉求方能称之为一个好的陈列展览。本文尝试借用电影视角探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展品、空间、观众三要素，进而探析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呈现，以期为探索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博物馆陈列展览评价标准提供参考。

展品——主角

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首要要素即为展品。博物馆展品由文物展品和辅助展品组成，其中文物展品作为主要展品，好比是电影里的主角，而辅助展品为配角，整个陈列展览就像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主角与配角之间即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信息点共同构成了一条场景线，再由场景线之间的连贯性构成一部完整的剧情面，最后再由若干个剧情面构成演绎体系，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一个制作精良、品质上乘的博物馆陈列展览，需要做到由点、线、面、体四个元素构成。若没有按照点、线、面、体的方式逐步进化，则展品与展品之间、展品与展项之间，乃至展品与陈列展览之间则会缺少结构性关联，整个陈列展览或将变得缺乏知识性，也缺乏艺术性。观众同样难以全面获得陈列展览所传达的信息，进而易丧失对展览的兴趣。

一部电影的好坏首先取决于角色的选取，主角的水平决定人物能否真实演绎，剧情能否流畅进行，故事能否具有代入感。因此，展品的选择至关重要，不仅要考虑其本身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还要与陈列展览的主题紧密契合。博物馆陈列展览选取的主要展品需要有以下特点：知名度

高、观感性强、有视觉冲击力、内涵丰富、可挖掘程度深厚。此外，对于辅助展品来讲，若是对于主要展品的诠释与解读没有起到应有的帮衬作用，那展品与展品之间的联系难免会略显匮乏，使得观众无法获得展品组合信息以及展品间的艺术关联。博物馆陈列展览这一整体之于观众的想象空间也会随之消失，无法引起观众共鸣。因此，需要选取最优的文物展品和最佳的辅助展品，互相配合，共同演绎好博物馆陈列展览这一故事脚本和艺术形式。只有将博物馆展品与艺术诠释紧密结合，使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完美融合为一体，才能创作出优秀的陈列展览。

利用考古成果。地下文物丰富的地区利用所属行政区划内的考古成果，举办原临时展览是比较常见的方法。例如江西抚州市博物馆“流光溢彩——大明益藩王族珍宝展”、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肃州遗珍——肃州区杨家坟墓群出土文物展”以及安徽含山博物馆“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等。

利用民族博物馆优势。民族地区博物馆在原临时展览的工作中优势巨大，有单一的服饰展，如吉林延边博物馆“礼仪雅蕴——朝鲜族传统服饰展”、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雕刻大山的民族——哈尼族服饰文化展”；全面展现民族特色，如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青色草原·多彩家园——博州博物馆民俗展”、广东连南瑶族博物馆“多彩瑶族——瑶族风情展”；展示民族某一特色资源，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花铺盖——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展”等。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工作对象延伸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利用当地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举办原临时展览成为中小馆较好的策展途径，如福建漳州市博物馆“巧木造化意万千——漳州木偶雕刻作品展”、湖北鄂州市博物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州雕花剪纸展”以及江苏东台市博物馆“生命的艺术符号——东台发绣艺术展”等。

地方特色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复立千古——《红楼梦》文化展”“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等文化展，既不是纯粹的文物展，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展，都反响热烈，可借鉴一二。对于中小馆，也可结合本地特色策划相关展览，将一些地方特色工艺和文化寓意表现出来，如贵州遵义市博物馆“多彩民俗·醉美生活——贵州少数民族酒文化展”、福建厦门市博物馆“财神道”中国民族民俗文化展”以及湖南长沙博物馆“喜相逢——湖南吉祥艺术大观”等。

地方人文历史。对本地人文历史的发掘同样可以策划原临时展览。可以结合当地名人，如浙江舟山博物馆“走马过红尘——舟山博物馆纪念三毛特展”；结合地方特产，如江西鹰潭市博物馆“鹰潭眼镜文化展”、江苏仪征市博物馆“雨花石韵——仪征雨花石精品展”；结合地方人文，如浙江宁波市博物馆“江南巨族——海宁陈氏的荣耀辉煌”，以及河北邯郸市博物馆、河南南阳武侯祠、河

南许昌市博物馆，结合发生在当地的成语故事和少量馆藏文物举办的“成语故事展”等。

地区历史事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有些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并不广为人知。通过对本地区历史事件的挖掘整理，也可以策划展览，如江苏泰州市姜堰区博物馆“永远的儿童画——姜堰小学捐机纪实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0世纪50年代初进疆女兵风采展”等。将本地历史事件以展览形式展示出来，不仅可以吸引本地观众，也可宣传在地历史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从而更好地发挥基层博物馆的宣传、教育职能。

创新类展览。2020年8月，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中国博物馆协会和中国文物学会，共同发起全国文化创意产品推介活动，随即在全国博物馆推出，获得了极高评价。再如浙江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一曲新词——宋韵文化创意艺术作品邀请展”、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博物馆“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工艺设计制作大赛作品展”等。

单件文物特展。围绕当前热门文物策划特展也是很好的办法，如江苏常州博物馆“毗陵我里——钱维城《苏轼叙舟亭图卷》回乡特展”、山西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咸同祈福——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数字复原特展”。

联合办展。联合办展也是馆藏不丰富的中小馆，举办原临时展览比较好的方法之一，如甘肃陇西会宁县、靖远县博物馆联合推出的“画长人意静——陇西·会宁·靖远馆藏楹联联展”；山东滨州市博物馆在引进湖北恩施州博物馆“花铺盖——中国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展”的同时，利用馆藏文物展品并征集民间印花布联合举办“衣被天下——蓝印花布与西兰卡普联展”，也是非常好的策展创意。

我国博物馆、纪念馆数量众多，受见识所限，上述策展方式必不可能囊括所有情况。比如，有些博物馆内文物所有权为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只有使用权，无法将文物藏品用于临展交流；同时受经费制约，短时间内无法征集藏品。对此，在策划对外交流的实物展时，可以尝试“借船出海”，整合行政区划内的区、县博物馆在文物、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资源，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情况下，共同举办对外交流展，等等。

中小博物馆虽然在藏品资源上有限，但在贴近地方文化、服务基层群众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结合馆藏特色、地方历史、民族风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样化的策展思路，中小博物馆亦有可能策划出具有吸引力的原临时展览，并通过交换展览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择的权力，只有给予观众选择权才会使作为评判主体的观众去客观地检验、评价博物馆陈列展览。博物馆若想要观众从内心真正接受陈列展览的形式，使观众完全获得沉浸于参观博物馆的良好感受，需要有效地处理好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服务，传达对象是公众，需要不断地获取公众的反馈，而不是将陈列展览设成“一言堂”“象牙塔”。随着博物馆工作加大对“人”的关注，观众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发挥的作用已大幅提升。博物馆应将观众视为陈列展览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能忽视观众的真实感受，应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兴趣，充分考量观众对陈列展览的效果评价。

空间——场景

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第二要素即为空间。博物馆陈列展览试图构建真实的场景。“场景=场+景”，场即博物馆陈列展览构建了一个场所，一个空间，需要观众身临其境才有最真实的参观效果；景即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情景再现式互动与体验触发观众的情绪，使其沉浸其中，不受其他事物干扰而达到满意的参观效果。

空间就像电影角色演绎的场景，好比电影主角需要在电影场景里发挥出自己精湛的演技，演绎出精彩的剧情一样，博物馆展品则需要有限的空间内展现出自身独特的价值、传达深刻丰富的信息。聚光灯下的演员需要以剧本为基础，以妆造、服饰为辅助，在还原时代性场景中演绎，再通过后期配音、视频剪辑再包装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才能完成一部电影。那么陈列展览也是如此，需要内容逻辑通达、展品间关联性紧密、说明牌阐释恰如其分、现场灯光恰到好处、辅助展品合理有效等。在多重因素的支持下，通过空间艺术设计将展品呈现为精品，使展品产生光环效应，让观众在特定环境下，在合适的场景中与展品产生共鸣，才能使观众沉浸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并逐渐进入到沉思状态。博物馆空间设置应满足展品的艺术设计需求和观众的行为习惯与心理需求，突出展品的特点，营造出与陈列展览主题相符的氛围，形成的艺术风格可以充分调动观众的参观情绪，使观众获得良好的参观体验，为创作出优秀的陈列展览建立保障。因此，陈列展览的空间设计需要有很强的建构能力，要求形式设计人员需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

观众——评判主体

博物馆陈列展览需要考虑到与受众关系，因此第三要素即为观众。博物馆陈列展览相较于电影表达内容的形式是有所区别的。电影通过动态的画面吸引静态观者的注意力，传达内容情节，而陈列展览则是静态的时空结合来引导动态的观众欣赏、研究、品鉴甚至是沉浸式体验所阐释、传达的知识体系。这种观赏方式决定了观众拥有自主权来决定是否接受陈列展览所传递的信息。博物馆陈列展览则更加符合人性特征，人生而自由，有选

择的权力，只有给予观众选择权才会使作为评判主体的观众去客观地检验、评价博物馆陈列展览。博物馆若想要观众从内心真正接受陈列展览的形式，使观众完全获得沉浸于参观博物馆的良好感受，需要有效地处理好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服务，传达对象是公众，需要不断地获取公众的反馈，而不是将陈列展览设成“一言堂”“象牙塔”。随着博物馆工作加大对“人”的关注，观众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中发挥的作用已大幅提升。博物馆应将观众视为陈列展览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能忽视观众的真实感受，应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兴趣，充分考量观众对陈列展览的效果评价。

三要素三位一体

博物馆空间承担着博物馆展品与观众相互之间联系的媒介作用，展品、空间、观众这三要素之间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因此，博物馆策划与实施优秀的陈列展览需要在正确理解、认知这三个要素的功能、作用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对展品、空间与观众之间的本质联系。此外，无论是研究展品、空间还是观众，陈列展览作为公众了解博物馆的重要窗口，其终极目的都是服务观众，达到传播与教育的目的。以观众为本，完善展品与空间的阐释与设计，提升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水平，把陈列展览三要素关系的出发点、落脚点乃至中心任务点统一在观众需求上，方能使观众真正看得懂展览。让观众能真正看懂的展览，方可称为好的博物馆陈列展览。

综上所述，展品、空间、观众是博物馆陈列展览必不可少的三要素。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展品、空间、观众这三要素的把握与运用。只有充分重视这三要素，实现他们之间的紧密结合，形成有机的认知闭环，才能打造出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陈列展览，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美好观展体验，从而不断提升陈列展览的创作水平，进而推动博物馆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2023年度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保障研究课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公共博物馆构建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模式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RS-2023-3038>的成果之一)